

昆曲表演“八字诀”:表里、阴阳、虚实、寒热

——论昆曲表演艺术家刘静的《刺虎》表演

顾聆森



刘静在《刺虎》中饰演费贞娥

“表里、阴阳、虚实、寒热”出自中医学,其实,何止医学,书法、绘画等中华传统艺术的艺术家也必定心领神会。作为中国戏曲艺术奇葩的昆曲,“表里、阴阳、虚实、寒热”堪称是它表演艺术的“八字诀”。观摩著名表演艺术家刘静的昆曲折子戏《刺虎》,不仅是艺术的享受,对于昆曲表演的“八字诀”更有一种全新而深切的体验。

《刺虎》讲述的是明亡之后,宫女费贞娥假扮成明公主,本欲利用美色行刺闯王,不想闯王将其许配给副将“一只虎”李固,费氏不得不求其次,于洞房之夜怀揣匕首将李固刺死后自刎。据清李斗《扬州画舫录》载,早在乾隆时“老徐班”所演的《刺虎》,已享有盛誉,且“世无其比”。当代昆剧舞台上的《刺虎》,乃是北方昆曲大师韩世昌的代表作,刘静的业师秦尚玉得其亲授,刘静也因此有幸成为了“韩派”《刺虎》的再传弟子。

费贞娥所应的行当“刺旦”,应具备闺旦之媚柔、泼辣旦之泼辣,乃至武旦的勇敢凶狠。对于曾是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的刘静而言,跨行当的表演固然她是她的看点,但更具亮色的是她对所演角色的入微分析和对人物多面性格的细致把握。费贞娥为报国仇,内心积聚的是切齿的憎恨与出离的义愤,然而,洞房之夜她又不得不放出“娇娇媚媚”“花言巧语”的手段迷惑李固。刘静丝丝入扣的表演则让观众感受到人物的恨是真恨,媚是假媚。为求逼真,刘静宁可弃用可以博得美听的花腔,而致力于字声的意涵;也宁可收缩本可以夺目

的身段动作,而倾注于情感喷发。登场之首曲《端正好》板散而意浓,次曲《滚绣球》则质朴无华,刘静通过细腻的行腔,使人物情绪一登场就强烈地感染了观众。

费贞娥登场唱道:“切切的蕴君仇,侃侃的含国恨。”刘静运气,通过肩臂、手腕直贯到手指的动作程式,把那“仇”、那“恨”,隔空传递到了观众席。接着唱出“誓捐躯要把那仇雠手刃”,唱到“那”字,声尾蓦地抬高,用以强调手刃的对象,而结句的“刃”字则瞪大眼睛,凶光毕露。一般表达强烈情感常常想到借助夸张的动作,但刘静却把身段动作仅仅作为声音的辅助,衬托着唱腔去塑造人物,刘静用字声诠释唱字,使字声成为心声。观众也从而在声腔中见到了功夫。这恰恰就是一种“由里及表”的功夫。

面对李固,费贞娥恨不得“纤纤

玉手剜仇人目,细细银牙啖贼子心”,但又不得不假意周旋,刘静不时一手抬起水袖,另一手则隔着袖子,用抖动的手指配合怒目,进行无声的唾骂,看来是常规的程式表演,但刘静演来,无声的唾骂胜过了有声的发泄,待到李固举着酒杯奉顺费氏:“公主请!”费氏回称“将……军请!”时,“将”字甫出还是一脸憎忿,因突然与李固照面,于是在念“军”的瞬间,急急地向他抛出一个媚眼,这种瞬息的“变脸”,刘静能让人在感受到媚眼之美的同时,品味到人物的虚情假意。这样的“变脸”,在这一出折子戏中有多次重复,每一次都是刘静表演的欣赏点。运用多变的眼神诠释人物复杂的内心,已被刘静发挥到极致,堪称一绝。据说“变脸”的最高境界,可以使脸的左右两边同时表演出不同的情感状态,俗称“阴阳脸”,然而脸色瞬间转换的技巧,在舞台上只有在

与人物内在心态密切结合,也即是“表里相生”的时候,才有可能超越纯技术层面而成为表演艺术。自然又不唯脸部表情,以费贞娥的处境,她所有的肢体动作及演唱,都莫不关联着正反两极即阴与阳的升降变化。昆曲固然是一种大写意艺术,然而昆曲的写意同样根植于写实的土壤之中,表现为“虚”(虚拟)与“实”(生活逻辑)的互相依托。刘静在《刺虎》中,扎扎实实地通过声音的宏细、动作的轻重、舞姿的刚柔,包括面部表情在瞬息之间不着斧痕的反转,使她所扮演的“这一个”“刺旦”,在表里、阴阳、虚实的相辅相成、相克相生中赋予了形象的光辉。

像《刺虎》这样的戏唱做俱重,刘静除了具备音域广、音色美的天赋歌喉,更在于她时时能审情度势,把控场上的冷热节奏。一般情况下,舞台的演出节奏由乐队控制,但刘静还能依照自己的心理节奏,反过来把控制乐。我们注意到,司笛常依照她的唇形、司鼓则依照她的动作,临时微调速度和力度。心理节奏是一种把控场面之上寒与热的潜在能力,准确的心理节奏来源于艺术家的艺术修养。曾是北大研究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的刘静,对于《刺虎》的人物行为逻辑都有过精心的研究,并颇有心得,致使舞台氛围随着戏剧情节推进而始终不寒热均衡,张弛有度。

昆曲表演的基本功是“手、眼、身、步、法”。所谓手有手法,眼有眼法,身有身法,步有步法,“法”,乃是一种无形的法则,说到底就是“表里、阴阳、虚实、寒热”的归纳。刘静的《刺虎》表演集中演绎和实践了昆曲表演的“八字诀”。

(作者系中国昆曲博物馆研究员)

回归传统与推陈出新的完美结合

——李元洛《唐诗分类品赏》读后

李志远

李元洛先生是蜚声两岸的作家、学者,同时也是诗词曲鉴赏大家,著作等身,先后出版的《诗美学》《诗国神游》《唐诗之旅》《宋词之旅》等一系列著作,畅销海内外,深受学界及广大读者的好评与欢迎。2019年1月,中华书局又出版了他的《唐诗分类品赏》一书,“庚信文章老更成”,该书足见李元洛先生为文为学的立意深远与识见非凡,拜读之后,深为分别开生面的题材分类、慧眼识珠的选诗标准、内容充实的品评赏析而叹服,读来如啜香茗,如饮美酒,酣畅痛快。这样一部集普及型、学术性于一体,兼具诗选与诗教双重效用的优秀唐诗选诗读本,非有坚实学问根底与长年陶冶修养不能为也。在我看来,其《唐诗分类品赏》一书,有如下几个显著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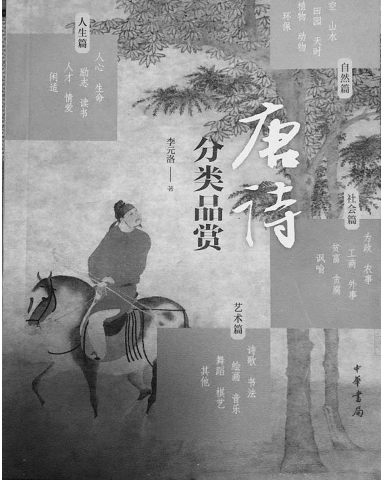
一是回归传统而有所创新的分类编选方式。目下所见的诗选读本乃至文学选本,大多将同一作者不同主题、时期、风格的作品集纳在一起进行综合编选,似乎这样一种编选方式是选本的正格和主流。但殊不知,相较来说,分类编选的渊源更深、佳处更多,这一点从《诗经》的风雅颂的音乐性质分类,以及最为鲁迅先生所称道的两部选本《世说新语》和《文选》,都是以类相从的名选,即可见出。鲁迅在杂文《选本》中说:“选者总是层出不穷的,至今尚存,影响也最广大者,我以为一部是《世说新语》,一部就是《文选》。”就很能说明问题。而且,唐诗中以内容题材的不

同来加以分门归类的选本,历代有之,如张之象的《唐诗类苑》、胡以梅的《唐诗贯珠》等等,不一而足。李元洛先生《唐诗分类品赏》一书,复归这一传统的编选方式,将所选唐诗分为自然篇、社会篇、人生篇、艺术篇四大类,每大类又细分7小类,共计28小类,分类详致、用功至深,形成的一个个合理、系统的专题,既便于读者根据个人兴趣、爱好各取所需,又可助推读者对唐诗有全面的认识 and 了解。

二是包罗广泛、内涵丰富的选诗评析宗旨。“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代无疑是诗的朝代,不足三百年间诗人群星灿烂,皇帝庶民、士农工商、妇孺僧道,几乎人人能诗。唐诗作品浩如烟海,仅《全唐诗》就收录近5万首,对普通读者来说,不加选择地遍览尽观,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借助好的选本可获致一斑窥全豹、一窥知全鼎的效果。但当代唐诗选本佳者较少,选评皆佳的高质量选本更是难遇,目下所见的唐诗选本要么由于去今年代久远不便今人阅读,要么鱼龙混杂让人“雾里看花”。李元洛先生凭借深厚的学识积累、高超的文艺批评素养和精到的审美鉴赏力,所从事的编选品赏,“不薄盛唐爱晚唐”“不拘名家选佳作”,所选唐诗作品初盛中晚四期皆有,五七律绝歌行诸体兼备,既有举世闻名、大家巨匠的名篇力作,也有一些鲜为人知道的“第三梯队”诗人乃至无名氏作者的诗海遗珠;既

有李季兰、鱼玄机等女诗人之作,又有神秀、慧能、寒山、子兰、玄览等僧人之诗;既有与诗人风格流派相符的主流作品,又关照了这些诗人主流风格之外的“另类诗作”,如李元洛先生慧眼识珠选析品评了“边塞圣手”王昌龄的《西宫秋怨》等宫怨诗,以及“爱情歌手”李商隐的《北齐》《龙池》《马嵬》等咏史诗,立体、全面、真实、客观地呈现了唐诗、唐诗人的整体风貌和别样风采。

三是匠心妙手推陈出新的独创、首创精神。其一,选诗视角独特,所选析的为政、环保、工商、贪腐等主题之诗,时代感强,可读性高,教育性好,允称开先河也并不过为。其二,“不袭前人析经典”,品评赏析文字不拘一格,每篇均有新意,或分析其用字、章法,或评价其风格、渊源,探微入妙,恰切地指陈出所选诗歌的艺术特色。且几乎每篇赏析均连类列举出了与原诗相关的对读之作,对于这种品鉴方法的妙处,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琵琶行》里有过过论:“故今世之治文学史者,必就同一性质题目之作品,考定其作成之年代,于同中求异,异中见同,为一比较分析之研究,而后文学演化之迹象,与夫文人才学之高下,始得明了。否则模糊影响,任意批评,恐终不能有真知灼见也。”李元洛先生在赏析文字中将古今中外不同作者的同类作品汇集一处,既准确描述了其源流嬗变的发展轨迹,又能使读者通过对这些同类作品的比照,发现它们在命题



用意、结构安排、意象营造等方面的异同,可谓提点指示,惠人足多;其三,用与读者对话交谈的方式来书写赏析文字,流畅自然,生动活泼,文采斐然,读来让人耳目为之清爽,有“开窗放入大江来”的豁然启悟之感。另外,李元洛先生在行文中,自然融入与郭小川、余光中、洛夫、流沙河、丁国成、曾敏之、黄维樑等两岸三地文朋诗友酬唱交往的点滴趣事,也能引人入胜,自成风景。

要之,李元洛先生的《唐诗分类品赏》一书堪称“三绝”——绝佳的唐诗选本、绝妙的品鉴赏析、绝好的创作指导,具备诗选和诗教的双重功能。这样不可多得的唐诗选评,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兼有提升学养与熏陶性灵的综合效用,有一卷在手不亦快哉的审美愉悦。

1月19日,孙德民戏剧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该研讨会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河北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协办,河北省艺研所、河北省承德话剧演艺有限公司承办。来自京冀等地的30余位专家学者,对孙德民的戏剧创作方法、思想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为什么要研讨孙德民?

孙德民是全国知名的剧作家,1962年开始从事戏剧创作,先后创作了50余部戏剧和10多部影视剧,曾多次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奖、飞天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优秀剧本奖等奖项,荣获全国“话剧百年突出贡献艺术家”称号。他曾担任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巡视员等职务,在担任承德话剧团团长期间,带领该团成功地打造了“山庄戏剧”系列,影响力巨大。

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建伟认为,孙德民勇于为时代抒写、为人民抒写的担当精神,勤勉敬业、精益求精的创作经验,以德为先、谦虚低调的高尚品格,成名后投身文艺人才传帮带的大家风范,都值得学习、总结。

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张妹芝表示,孙德民的创作道路无疑对河北的戏剧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举办此次研讨会,目的是启迪和鼓舞河北的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的号角引领下书写河北故事,弘扬河北的人文精神,推动河北文艺迈向新的艺术高峰。

“他是戏剧界的时代楷模,是知识分子的榜样,也是戏剧界的‘新愚公’。”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副院长薛若琳如此评价,认为,孙德民戏剧创作实现了“戏曲与话剧”“历史剧与现代戏”的“两门抱”,非常罕见。

“孙德民对河北话剧界的贡献是很大的,乃至他对全国话剧界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尊敬。”国家话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李法曾表示。

“话剧界像孙德民这么勤奋、扎实、有成就的还真是不多见。”《中国戏剧》原副主编黄维钧如此形容。

时代的脉动和独特的风格

孙德民笔耕不辍,年过七旬仍然高产,自2014年来,包含合著在内,接连创作了话剧《塞罕长歌》《成兆才》、河北梆子《李保国》《百合岭》《耿长锁》《毛遂传奇》、晋剧《背水一战》等作品。这些作品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担当和深厚的为民情怀,如《李保国》反映时代楷模李保国事迹,《塞罕长歌》生动塑造了“地球卫士”塞罕坝人的群像,《百合岭》倡导生态环保理念……

与会者对其创作风格、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中国科协秘书长崔伟将孙德民的作品概况为:“以深沉的思考表达对时代的感悟,以饱满的热情记述生活的变迁,用鲜活的人物来描绘生动的画卷,以独特的风范来创新艺术的品格。”

中国话剧研究会原秘书长余林认为,《雾蒙山》是孙德民剧作的顶端作品,有深沉的思辨,强烈的厚重感。以《晚雪》为代表的反映社会问题的戏剧也完成了难能可贵的诗意解读、心灵解读。

《剧本》主编范小宁表示,《李保国》《塞罕长歌》两部作品创作难度非常高,从中可见孙德民的创作功力。《中国戏剧》原副主编高扬认为,《成兆才》对话剧民族化这一问题的启发值得总结。《文艺报》文艺部主任高小立说,无论创作话剧还是戏曲,孙德民始终在现实主义这口深井里面不断地挖掘。

“像《李保国》《塞罕长歌》这样的剧作,体现出了剧作家很强的政

用生活来圆戏剧梦

孙德民戏剧创作研讨会综述

本报记者 刘茜

治自觉。”原总政宣传部艺术局汪守德表示,孙德民的剧作散发着中国文化气韵,其创作既是厚重的也是清澈的,既是温暖的也是犀利的,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气质和风格。

“他用自己所塑造的主人公引导启发观众对于巨大变革的历史与时代进行思考;人物塑造上有独特探求;语言上有突出成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原院长欧阳逸冰把孙德民的话剧创作成绩归结于上述三个方面。

生活才是戏剧创作的原动力

孙德民对待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始终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如他创作《李保国》时深入太行山区两个多月,行程几千公里;为写作《塞罕长歌》,采访林场三代职工50多次。对此,与会者认为搞好文艺创作,就需要像孙德民这样,坚持崇高艺术追求,下苦功夫硬功夫。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原所长刘彦君形容孙德民是“时代精神的引领者”,并且他永远抱着很谦虚亲和的态度去接触每个人,特别可贵。

作为曾经的搭档,河北梆子《李保国》的导演、中国导演学会名誉会长黄在敏认为孙德民给予自己的启发在于:带着对生活的爱、崇敬,去深入感悟生活中人的精神世界。

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万素表示,透过孙德民的作品,我们总能鲜明地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和理想主义光芒的烛照,感受深沉的家国情怀。

孙德民感谢与会专家的认可与鼓励,他说,生活才是戏剧创作的原动力。“我的两个生活基地青龙县七道河村和隆化县四道营村,都是深山区,在那里我有许多朋友。那里的土地、农民养育了我,为我的戏剧创作提供了丰腴的土壤。”孙德民表示,一个剧作家要像农民种地一样,深深地向生活弯下腰去。他将继续扎根在生活的沃土中,感恩、拥抱伟大的时代和人民。



《塞罕长歌》剧照

相春霞 摄

观点摘编

改革开放40年广东文学生态分析

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南方,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给广东作家带来强烈刺激,他们以紧跟时代步伐的态度绘制了一幅幅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改革风云图。改革开放40年的广东文学一直发挥着时代先锋的作用,早期伤痕反思文学率先发声,改革文学、新都市文学、网络文学等亦不甘人后,打工文学更是成为广东文坛的一大名片。广东文学的先锋表现既与改革开放中广东在政治经济上的引领地位有关,又

得益于近现代岭南的先锋变革意识,更与新时期广东文学制度的先锋变革密切相关。但广东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些制度化弊端亦较为明显,它和感性化、直观化的岭南文化也使广东文学有平面化、轻松化、传统化与低俗化等现象。

——李海燕,原载于《广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12期

儒家女性观及其对女性主义的可能应对

先秦儒家的社会架构与制度安排是以男性为中心,通过对以《礼记》为中心的先秦儒家典籍的

考察发现,在儒家所设计的秩序体系中,被塑造与建构的女性裹挟于其中,故而在当代社会受到女性主义的批评。然而必须看到,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尤其是家庭内部关系之中同时也蕴含着部分可以进行自我调适的理论资源,比如强调“夫妻一体”以及男女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需“爱”与“敬”等。当代社会,充分挖掘这些资源或许可以有效应对女性主义的挑战,再建和谐、平等、美好的两性关系,进而为儒家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提供一种可能之进路。

——曲宁宁、陈晨捷,原载于

《厦门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嵌入工匠精神: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的理念与路径

古代教师在长期教育实践中积累形成的精神品格和经验传统与工匠精神是相连相通的。充分发掘源远流长的工匠文化,嵌入工匠精神,是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理念和路径。工匠精神嵌入教师教育,通过专业标准和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制度体系框架的重构,以实现师德师风养成教育和教师从教技艺和能力培养的创新。

——朱家存,原载于《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